

E-mail:hdzk@ycwb.com

【有一说一】廖俊平[广州学者]

回忆录不能是流水账

病中闲读，各种自传、回忆录之类是最适合的读物。选择的时候首先当然是看自己的兴趣，再就是能否引发自己的共鸣或回忆。这些属于主观评价，还有一些客观标准。起码的要求当然是要客观记述，不文过饰非、不溢美滥赞。当然了，自传类的作品，几乎没有直书己过的，那么至少不能颠倒是非。以中庸而论，多数回忆录也不会揭他人疮疤，但恰是那些秉笔直书各种不堪之人和事的，读起来似更令人畅快，尤其是如史实记录好友之“劣迹”，如更客观真实，也更难得。高一些的要求则是：回忆文字不仅要“叙”，也要有“议”，并且这种

【大珠小珠】林璠 广州画家

不识苏华

苏华擅书法，亦擅木器手艺。余家大床、书柜皆其手做，锯、刨、钉、凿、漆备，惟不谱规格尺寸，即频频往红书街口家具店反复丈量观摩，店员不耐烦，多有白眼。1980年夏，某墨汁厂来人囑余试墨，余外出，苏华迎之。来入谈话之间忽感叹不止，谓林璠居四楼，日日登梯，真难为矣。苏华漫答之。忽又问苏华：“令尊大人身体康否？宜多保重。”苏华暗付，父乃邮局职工，求人何以相识乎？即答曰：“双亲均不住此处，身体亦佳。”来入作揖曰：“麻烦将墨汁带与令尊，并呈望提意见。”苏华曰：“家父不用墨汁，只识卖邮票。”来人大讶：“泰骂生老先生囑送墨汁予林璠试用，何以令尊卖邮票？”林璠非尔令尊歟？”苏华莞尔：“非余令尊”，余丈夫也。”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如何杜绝“正确的废话”？

一个学生问我：老师，请问你有没有写作国际时事评论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课堂上分享么？我想评论这段时间的巴以冲突，但苦于自己笔力不足，修改数次最终作罢，很希望能得到老师在这类评论写作上的指导。我是这样回答的：国际评论是需要信息和专业门槛的，需要那种“在地”的知识和信息。评论巴以冲突或俄乌局势，如果缺乏生活和知识的背景信息，只能说一些“对话才有出路”“理性谈判”“反对暴力”“加强沟通”之类的话，没有任何附加值。国内公共事务的评论，当然也是需要门槛的，但因为生活在“国内”，凭常识和日常信息背景，就可以有“点”“用”，用一些“大而空”的判断掩盖对“具体事实”的无知。国际评论却不能仅靠常识，需要有可形成判断和支撑判断的信息、知识和论据。而医学、体育、法律、经济等等，更是需要专业背景，“日常信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评论的话题域、认知域，决定了在评论时可以调用的论据半径。所谓“日常信息和知识背景”，包括平常读什么书、浏览哪些信息、读哪些媒体的新闻、通过何种媒介获得信息、关注哪些领域的话题、朋友圈里有哪些朋友、经常聊哪些话题，等等，这种无意识的生活“背景”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你的认知，也就是知识的再生产。评论写作是一种知识生产和输出，从输出的知识含量，可以看出一个人日常的信息装置“范式”。如果一个人平常缺乏系统阅读，读书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信息获得是碎片化的，没有养成从专业媒体获得信息的信息，依赖朋友圈、营销号和三手四手渠道，对某类话题没有长期持续的关注，焦点跟着舆论热点不断切换，这种“碎片化”“信息装置范式”，要么无法支撑输出，要么只能输出“正确的废话”。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学问的本质

读《十力语录》，在《戒律生》一文中，熊十力认为弟子们要引以为戒的是“逐臭”之风：“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之，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个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于学术，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我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在跟同仁们讲话的时候，都要提及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学问。既然选择的做学问这条路，就要预见到5年、10年后你所做的工作是否还有价值。尽管我自己也做不到“心静如水”一般不顾外部的环境，但我会将外部的影响降到最小。熊十力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做到恬淡、寂寞、专一与恒久，不过他的话是反过来说的：“夫学者之于理道也，不恬淡，则胸怀不得冲旷而与理道绝缘矣；不寂寞，则神智不得无扰而与理道绝缘矣；不专一，则思虑不得深沉而与理道绝缘矣；不恒久，则考索不得周遍而与理道绝缘矣。”因此，学问的本质是孤寂，如果一个人希望追名逐利，希望寻求热闹，最好远离学问。如果没有洪堡所倡导的大学的理性的精神的话，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大学就可能沦为逐臭之地。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尊重孩子

在报上读及一则趣味新闻。莎莎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到公园玩耍，不慎遗失了儿子的猫头鹰布偶。她儿子11个月大时，因病入院，莎莎给他买了这个布偶。它温馨的陪伴他度过了那个病痛缠身的困难时期，自此之后，他便和这个布偶形影不离。现在，不见了，儿子难以入睡，又哭又闹，夜夜如此。束手无策的莎莎，在脸上求助，最后，如愿以偿，完璧归赵。孩子把贴身物品视为拱壁，是因为缠绕其上那股熟悉的气味，曲曲折折地蕴藏着亲人至深的关怀和爱；在他们不懂得以文字来寄托感情之前，这物品，便是他们精神的伊甸园。我曾在儿子小时犯过一个错误。他出世后的开头两年，我遥遥地把他送去怡保，由婆婆照顾。婆婆给他缝制了一个小枕头，枕头的套子是用五彩斑斓的碎布拼凑而成的，他每晚的梦，也因此变得斑斓瑰丽。两岁后，我接他回来新加坡，给他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和枕头，但他却紧抱着那个沾满口水的臭臭小枕头，不肯放手。我等睡着之后，拿去丢了。次日醒来，他惊天动地的哭声几乎把整栋屋子掀翻了；他一直哭一直哭，把旭日哭成了夕阳。这事，迄今回想，依然后悔。父母和孩子，需要双向的尊重；而尊重孩子，就得从珍惜他们的贴身物品做起。



● 随手拍 清晨月亮 图 文 柴斌

清晨，走在大街上，不经意间抬头看见月亮还挂在半空中，第一次感觉到它原来离我们如此的近，不禁想起了嫦娥奔月的传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登月其实已经可以说“近在咫尺，一步之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一定能像神话中的嫦娥一样在月球上生活，打开无限未知的宇宙大门。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永远炽热的记忆

一次读到程光烈的名字，是作家严平在《收获》上开设“遗失的青春记忆”专栏的时候，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几所大学的荣高棠、陈荒煤、杨易辰、程光烈、张瑞芳、张昕等十几位学生，冲出被严密封锁的北平，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北平移动剧团”，辗转两万多里，到城市、乡村积极宣传抗日。在那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民族危亡最紧急的关头，这些大学生用青春谱写了壮丽的历史。后来的他们，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有的走到延安成为革命干部，有的则成为军统特务。程光烈的日记，成为严平采访与撰写的重要参考。而严平最新的非虚构作品《情报站：碎片拼接的故事》刊发的是程光烈奔赴东北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往情报战线的历史叙事中，我们习惯于看到这样的场景：中共特工深入敌

书香岭南·名编工作室 靳淑敏：用高质量教材筑牢学生的“中国底色”

【个人简介】靳淑敏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从业18年来，主持或参与3种教材、20余种地方教材及1种港澳教材送审项目，均获通过；策划多本精品畅销书，其中抗疫绘本销售近30万册；策划、承担十余项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次，并获各级专项资金资助逾1500万元；被省教育厅聘为培训专家。



探索教育出版融合发展之路

教材出版往往需要几十遍的反复打磨

人们常用“杂家”来形容编辑，但久经沙场的靳淑敏，一开口，便展现出资深编辑的专业素养，谈起教育出版的变革与走势，娓娓道来，极富洞见，俨然一名“教育专家”。这种洞见和专业，来自对教育行业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自2003年入职广东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粤教社”）以来，靳淑敏已深耕教育出版领域18年，先后主持或责编20种重点出版物，成绩斐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5种、国家规划项目2个、2次获国家级奖项、5次获全国性专业奖项、17次获省部级奖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丛》《澳门通讯》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入选中国新闻出版署“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靳淑敏告诉记者，当下，出版人最关注的热门话题是“双减”政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以及新课程方案和新课标的颁布；“教材的框架、选材都要根据行业变化进行调整，与当下的教育教学改革保持一致。”为顺应新形势、新发展，粤教社规划和布局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精品化、体系化、数据化，以及“内容+服务”的融合发展之路，整合优质教育出版资源，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内容和服务。

靳淑敏说：“教材质量的提升，需要出版人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才能找到选题，才有实力与作者对话，从而更好地服务编辑出版工作。”“教材的修订是为了每个孩子的成长，培养优秀人才。”靳淑敏说，“教材质量的要求比其他出版物更高，编写教材是对失误‘零容忍’的，一本教材甚至需要几十遍的反复打磨。”

然而，采访中聊到自己的获奖情况时，她皆三言两语带过，只有在谈到教育出版本身时，话匣子才会瞬间打开。为祖国下一代编写教材的她，更关心课本的科学性、教育性和艺术性，更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在长期坚持学术研究的靳淑敏看来，编辑首先是一个杂家，因为需要接触方方面面的书籍；但是更要成为

某一领域的专家，有了深厚的专业基础，才能找到选题，才有实力与作者对话，从而更好地服务编辑出版工作。靳淑敏说：“教材质量的提升，需要出版人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才能找到选题，才有实力与作者对话，从而更好地服务编辑出版工作。”“教材的修订是为了每个孩子的成长，培养优秀人才。”靳淑敏说，“教材质量的要求比其他出版物更高，编写教材是对失误‘零容忍’的，一本教材甚至需要几十遍的反复打磨。”

广东教育出版居全国领先地位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教育出版在全国居于什么样的位置？靳淑敏：一代代广东出版人致力于教育出版事业，以“实干、通融、求新求变”的岭南精神奠定了广东教育出版在全国的独特地位。粤教社成立于1985年，是广东教育出版的主力军，是一家植根教育、服务教育，具有教材教辅全出版资质的专业出版社，是广东省内唯一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评定的一级出版社。粤教社曾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单位、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总的来说，粤教社已进入全国地方教育出版单位的第一方阵并且名列前茅，主要有三方面因素。第一，广东属于较早参与教材出版的省市。上世纪80年代

履行“服务教育，以文化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羊城晚报：您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这些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您的出版工作而言，起到了哪些作用？靳淑敏：我大学专业是教育学，研究生就读的是课程与教学论，加上我在教育理论编辑室的工作时间，扎根教育研究时间超过了14年。作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我开展教育出版工作提供了丰富的选题资源和作者资源，让我具备了与教育专家名家对话的底气，给了我做好教育图书的信心，让我更懂教育，更深刻感受到从事教育出版的价值和意义。

【走进工作室】

图受访者供图 文孙磊甘卓然

编写抗“疫”题材图书，彰显粤教社的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